

蘇維埃青年的 友愛和同志愛

著 譯
金 民
拉 渭
布 翟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中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史

蘇聯城青年的 左派和同志愛

蘇聯青年出版社出版

蘇維埃青年的友愛和同志愛

布拉金著 翟渭民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一九五三年·北京

А. БЛАТИН
Дружба и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совет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 1952

版權所有

五十年代出版社 出版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一二九弄六號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丙六號

★

1—10,000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初版

總254 教39 44千字 32開 96定價頁

定價：3,500元

目 錄

人類友誼的最偉大榜樣·····	六
兩個世界，兩種道德·····	一六
在蘇維埃社會裏人與人間都是朋友·····	三四
蘇聯人們間友愛和友誼的崇高原則·····	四七
論友愛和同志關係的培養·····	六九

我們時常使用這三個字：同志、朋友、女伴。因為這三個字已經是那麼流行在我們生活當中。它們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對我們每個人來講，都是可理解的和可寶貴的。

我們把在一起工作、學習、休息、同走一條道路並朝着一個目標前進的人們稱做同志。在這個廣闊的含義裏，所有我們蘇維埃人都是同志，所有我們都在同心協力地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同心協力地為實現列寧——斯大林的偉大理想而奮鬥。

但是友好關係的程度却不相同。我們每個人都有比較親密的同志，我們就在這些人中間找到自己的朋友。

「朋友」、「同志」這兩個觀念本身，說明人們中間興趣的共同性，互相幫助的意願，也表現互相信任、尊敬和衷心依戀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從很久以來在革命者集團裏，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則在所有蘇聯公民當中，曾經使用並且現在一直使用着溫暖的誠懇的稱呼——「同志」。

友誼——是一種最崇高和最高尚的、能以培養人們相親相愛的感情。人們為了友誼

可以做出獻身的行爲，毫無所懼地去建立功勳，並變得更關心他人和更富於同情。因此，人們都那麼珍視真正的友誼。

就是在古老的故事和傳說中，在優秀的人民巨匠、著名詩人和作家的詩歌裏，也在歌頌着友誼與同志愛的崇高感情。民間創作的紀念品，都證明友好親愛關係在我們祖先生活中所佔有的重大地位。而且就在那時，許多人已明白：團結一致是勝利的保證，友好團結的人們是強大有力的。我們可以回憶俄羅斯古代最偉大文學紀念品「關於伊果列夫團的話」的迭名作者的呼籲。他請求各王公停止內鬭，團結起來保衛祖國。俄羅斯人民在歌曲、童話和民謠敘事詩中，歌頌了捨己爲人的忠實朋友，嘲笑了自私自利和懦弱卑怯的人，痛斥了叛徒。

對朋友和祖國的忠實、勇敢和機敏、無畏的精神和開闊的胸懷，都在民謠敘事詩所歌頌的勇士們（伊里亞·穆羅梅茨、朵伯雷·尼其吉契、阿列斯·波波維契等）的形象中獲得了體現。這些相親如兄弟的勇士，爲了拯救彼此免於危難，從不惋惜任何東西，甚至自己的生命。人民的智慧教導我們：死要勝過出賣朋友，勝過於將同志投入於不幸。「友誼中存在着真理！」、「有壞朋友，倒不如沒有朋友！」、「人人爲我，我爲人人」，——這些以及許多其他的俗話和諺語從遠古以來就活在我國人民中間。

偉大俄羅斯作家果戈里，曾非常巧妙地寫出我國人民一向對於友誼和友愛的渴望。他的一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年老的塔拉斯·布里巴，曾在杜伯諾城牆下對那些即將與敵人進行決戰的第聶伯河哥薩克說過這樣的話：

「朋友們，我們同心協力來實現兄弟般團結的時候到了！讓我們的友愛精神在這時候充分發揮出來吧！沒有比友愛再神聖的東西了！……別的地方也有朋友，但是卻沒有像俄羅斯土地上的那樣朋友。你們並不是長久孤獨地流落在異鄉；瞧吧，那邊也有人們！也有上帝所造的人，你跟他談話就像跟自己人談話一樣；可是當達到能以講衷心話的時候，你就瞧出來：不，人們是聰明的，然而他們並不是那樣的人；他們雖同是人，然而他們並不是那樣的人！不，兄弟們，要像俄羅斯人那樣去愛，——不要用理性或其他別的，而要用上帝所賦予你的一切去愛……不，沒有一個人能夠這樣去愛！……讓他們完全知道吧，俄羅斯的友愛是指的什麼意思！如果要為這去死，——我相信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這樣去死的！……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人！……」

像這樣堅強的友愛精神，像這樣偉大的團結力量，只能產生在為一個高尚的目標團結在一起並為一個唯一的渴望——捍衛自己祖國的獨立——鼓舞着的人們中間。

俄羅斯的平民，對於本國壓迫者也毫無所懼地進行了鬥爭。生活本身不僅使他們認

識到精誠團結的必要，而且還使他們明白團結友愛就是力量。

偉大俄羅斯詩人普希金的那篇致查達耶夫的詩箋，使得先進的俄羅斯人民的高尚友誼成爲永垂不朽。

當他在流放中，遠離開自己那些親朋友好的期間，曾寫道：

……但是沒有友誼伴隨着我！我憂鬱地矚望

異鄉的蔚藍穹蒼，正午的邊區；

無論詩篇、文章、閒暇底快樂，

都不能代替唯一的朋友。

在蘇聯各民族的英雄史詩裏和一切文學作品裏，有着關於忘我的友誼和友愛的不少範例。格魯吉亞人民的偉大兒子索塔·魯斯塔維里在著名的詩篇「虎皮騎士」中，便歌頌了人間友誼底高尚和力量。詩人肯定地說：「誰不同親朋好，誰就是你的死敵。」

友誼和同志愛，對於我們蘇維埃人、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尤其可貴。友好的和同志愛的關係，不僅美化我們的生活，使得它更加幸福快樂，而且還幫助我們去工作和學習，去克服通往偉大目標——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切困難和阻礙。

在集體中友好地生活和工作的渴望，成了新的蘇維埃人最可貴的特質之一，我國青

年衷心傾羨友誼，非常珍視真正的友愛關係。

但是這一切並不是一蹴而成的，它乃是布爾什維克黨在以共產主義道德精神教育我國人民，首先是教育我國青年這方面進行了並且進行着巨大工作的結果。

布爾什維克黨人對於培養蘇維埃人民的集體主義和友愛精神，一向極為重視。列寧在蘇維埃政權剛勝利以後，就講過這樣的話：「我們要努力來消滅『每個人都是爲自己，只有一個上帝是爲大家』這個可惡的規則……我們要努力在羣衆的意識、習慣和日常生活中培養『大家都爲你，你要爲大家』這個規則。」
布爾什維克黨和一切職責在於教育我國青年的場所——家庭、學校、共青团——都在執行着列寧的這一遺訓，並獲致了卓越的成績。

人類友誼的最偉大榜樣

爲爭取勞動者解放而鬥爭的偉大門士、革命無產階級底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顯示人類友誼的空前絕後的、卓越的榜樣。

「在我們想到恩格斯的時候，同時也一定會想到馬克思，的確，他們的生命是那樣緊密交織着，可以說，是一個生命。」——馬克思的學生與繼承者之一保爾·拉發格這樣寫道。

他們之間的偉大友誼是從一八四四年開始的，繼續了將近四十年，直到馬克思逝世爲止。他們在緊密團結之中共同創造了科學共產主義理論，領導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同時有許多天才著作也是他們兩人共同寫成的。這兩位朋友是在殘酷的鬥爭年代裏，緊張地從事科學工作的年代裏，在艱難困苦的年代裏，覓得了力量與手段，而互相幫助對方去承受嚴重的考驗的。我們完全可以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友誼是他們兩人的偉大工作中的無盡力量的源泉。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友誼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原則性和創造性的，他們之間充滿了彼

此愛慕的深厚情感。當我們讀到他們彼此之間無微不至的互相關懷的態度時，是不能不感動的。

馬克思是特別需要友誼的支援。他負擔着一個很大的家庭，遭受着普魯士反革命的迫害，從而不得不遠離祖國，他除了極其微薄的稿費以外，再沒有其他生活資金的。

馬克思把整個生命都獻給了天才的、不朽的著作——「資本論」的寫作。這三大卷的巨著——是多年研究的成果，化費了馬克思巨大的精力和費用。而貧窮則步步地窺伺着他。

在這困苦的歲月裏恩格斯給了他的朋友以很大的幫助。一八五〇年恩格斯自願到他的父親的工廠的分廠裏去工作，開始從事自己所嫌惡的「可詛咒的行業」，就是爲了幫助馬克思寫完「資本論」。這種幫助繼續了許多年。

「資本論」第一卷完稿時，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表示萬分的謝意。「……因此，這一卷完成了，」——他寫道——「不過，這一卷之所以能够完成，我是應當感謝你的！沒有你的捨己相助，無論如何我是完不成那三卷的巨大工作的。讓我來擁抱你吧！十分感激！……」

敬禮！我的敬愛的、忠誠的朋友！」

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了光輝的、高尚的解放全人類的理想而進行的共同合作，在異乎尋常的互相關切和友誼的支持之下而構成的這種共同合作，創造出了人類之間真正友誼關係的榜樣。

列寧說過，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的關係「超過一切古代關於人類友誼的最動人的傳說」。我們也完全可以同樣用這句話來說明我們人民的兩位偉大領袖——列寧與斯大林——的友誼。

在二十年的過程中，直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逝世之日爲止，列寧和斯大林始終是并肩攜手地爲爭取共產主義勝利而鬥爭的。列寧和斯大林共同創立了並且培育了布爾什維克黨，引導人民大眾衝垮了資本主義，建立了蘇維埃國家，奠定了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斯大林同志始終是偉大列寧的忠實信徒和朋友。

關於列寧與斯大林的深厚友誼可以從他們的傳記、無數的書信和文獻中得到證明。還在他革命活動的最初的幾年，斯大林同志就已經對列寧的革命天才滿懷無限信仰，並且遵循着列寧的道路前進。

斯大林說：「當我知道列寧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特別是自一九〇一年以後，在『火星』報出版以後的革命活動時，我就深信列寧是個非凡的人物。當時在我看來，他

不是我們黨的一個普通領導者，而是我們黨的實際創造人，因為只有他一個人才瞭解我們黨的內部實質和迫切需要。我每次以列寧去與我們黨的其他領導者比較時，總覺得列寧的戰友普列哈諾夫、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以及其他等人，是遠不及列寧的；列寧和他們比較起來，並不單是一個領導者，而是最高型的領導者，是個山鷹，他在鬥爭中不知恐懼爲何事，而大膽引導我們黨沿着俄國革命運動新開道路向前邁進。」由此可見，列寧與斯大林之間遠在他們會面之前，就已建立了不可分開的思想上的友誼與一致了。

「我無論如何必需見見他」，當斯大林同志讀到列寧的著作時說，——一位當時深知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人這樣回憶道。斯大林同志的這種深切願望終於在一九〇五年於塔墨爾福斯（芬蘭）召開的布爾什維克大會上實現了。

但是在這不久以前，這兩位後來的戰友與朋友已經有了通信上的認識。斯大林同志說：「我最初和列寧認識，是在一九〇三年。固然，這次認識還不是親身晤面的認識，而是書信往還上的認識。但這次認識在我腦海裏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在黨裏工作的整個時期中，這個印象始終沒有消失過。那時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亞……列寧這封信雖不算長，但對於我們黨的實際工作却給了一個大膽無畏的批評，並把我們黨在最近

時期內的全部工作計劃作了一個格外明白簡要的說明。」

列寧與斯大林在塔墨爾福斯會議和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間在斯德哥爾摩和倫敦舉行的兩次黨代表大會上的會晤，以及在爲鞏固革命的黨、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純潔性而反對機會主義者的共同鬥爭中，使兩位無產階級偉大領袖更加親密起來。斯大林同志注意地傾聽着自己的偉大導師所說的每一個字，並且堅決地支持和執行列寧的革命戰略與戰術。列寧從遙遠的地方，以及後來僑居於國外的時候，總是關心地注視着自己學生的行動。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給朋友的信中曾親暱地稱呼斯大林同志爲「火熱的科爾西達人」〔註〕。

一九一二年在黨的布拉格會議上斯大林同志（缺席）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並且根據列寧的提議主持俄國中央局。在新的革命高漲時期，列寧與斯大林更加親密起來。列寧在他的書信中十分讚許斯大林的活動以及他在布爾什維克「真理報」上的言論和文章。斯大林曾兩次到僑居國外的列寧那裏去，參加黨中央與黨工作者聯席會議。

列寧和斯大林的對於準備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共同活動使他們的關係更加緊密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經過了長期的流亡生活，又回到了俄國，於是斯大林同志偕同一羣工人代表從彼得格勒前往別洛斯特洛夫車站迎接列寧。因為列寧的回國，黨立刻展開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巨大工作，當事變是在異乎尋常地急劇地發展着，因此要求黨有靈活的機警的策略這一個複雜的時候，列寧與斯大林共同地領導了羣衆的鬥爭。

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以後，列寧因受到反革命臨時政府的迫害而轉入地下，這時，是斯大林同志爲黨、爲我們的人民、爲全人類救全了列寧的寶貴生命。他堅決反對列寧出席反革命法庭受審，堅決反對叛徒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叫列寧去受臨時政府法庭懲治的提議。

當列寧處於地下的時日，斯大林同志同他的導師和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經常書信往還，並且兩次親到拉茲里夫車站附近去看列寧。遵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委託，斯大林同志領導了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工作。這次代表大會的全部決定都是指向準備無產階級與貧農的武裝起義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把黨的任務完全放在武裝起義上，放在社會主義革命上。革命的前夜列寧回到彼得格勒，與斯大林同志一起直接領導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武裝起義。斯大林同志被選進以列寧爲首的第一屆人民委員會，任民族事務委員。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年代裏，斯大林同志是列寧建設蘇維埃國家事業中最親

近的戰友。

被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的地主與資本家，在外國資本家的扶持下，便對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開始了武裝鬥爭。

於是外國的武裝干涉和內戰開始了。

「內戰的整個時期，都是在列寧和斯大林兩人親密合作下渡過的。他們手携手地建設紅軍，鞏固紅軍。列寧處置蘇維埃國家所有一切重大政治問題，以及處置戰略戰術上的問題時，都與斯大林共同磋商。當斯大林屢次在蘇維埃國家遼遠地方執行列寧委託的重大政治軍事任務時，他們兩人始終沒有間斷過函電上的往還。斯大林經常向列寧報告前線狀況。斯大林在書信和電報中對戰局作出巧妙的分析。每當前線局勢特別危險的時候，他總是向列寧請求幫助和支援。列寧對斯大林提出的請求總是異常注意。列寧通知他一切政治消息，時時刻刻都使他知悉事變真相。斯大林是協助列寧組織和領導蘇維埃國防事業的主要支柱。」——在「斯大林傳略」裏就是這樣描述列寧與斯大林在內戰時期的關係的。

斯大林同志和列寧一起徹底地執行了並且捍衛了布爾什維克路線，擊敗了黨的一切敵人。一九二二年根據列寧的提議，黨中央全會把斯大林同志選為中央總書記。